

家乡的路

■ 小羊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鲁迅先生的话很有哲学道理。而今天用在描写我家乡道路演变与经济发展也挺合适的。

在我童年的时候,家乡的交通条件是非常落后的。村子里、山梁上、沟渠边只能看见羊肠小泥路,这些路大都是前人踩踏或开垦出来,一条一条的纵横在乡野山岭。村里人出入都得翻山越岭走几里路,即使骑自行车也常有人推车上坡的情况,给村民劳作与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我们的祖祖辈辈过着躬耕陋居的日子,生产力低,生活水平相当贫困。那时乡下信息也闭塞,有的人一辈子都没走出村子半步,而我印象中只有一条沙粒铺面的公路从乡政府蜿蜒到县城。小时候常常望着这条路发呆,不知它通向的县城是什么模样,只记得坐中型拖拉机去过的人都可以回村里炫耀好久。于是我便常常幻想有一天能两肋插翼,顺着公路越过千山万水,看一看那个神秘又繁华的县城和多彩迷人的外面世界。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乡政府

门口的土公路开始改造,由沙泥面改为沥青面,扩大了一倍,变得平坦宽阔了。而村中通乡政府的路则在村长的带领下,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锄头、铁锹挖开,扩建了一条三米宽公路,虽然比原来的小路宽直了,但还是土路,下雨天一片泥泞。即使这样我们都高兴得一蹦八丈高,特别是乡里的那辆解放牌汽车在村口的公路上驶过,小孩儿都要追看好远、好远……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咱们村中公社解体,全面实行分土地到户,迎来农业新革命。家家户户大展拳脚,生活水平如“芝麻开花”渐渐高。在解决温饱之后放开剩余的生产力,大部分年轻人纷纷坐大客车从乡政府前的沥青路离开家乡,直奔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打工挣钱致富。不再束缚在大集体生产队里,家乡的经济慢慢活跃了,每年过年民工返潮成了那一代特色风景,打工的人儿都满载而归,有的还买了小车!

那条油亮的沥青路坚强承担了历史使命,十几年来默默地为家乡

人迎朝送暮,承受着改革前进的厚重步伐,直至鞠躬尽瘁。当年出门在外的人回家,面对后期已坑坑洼洼的沥青路,即是行车一路颠簸,但大家却很知足和感恩,因为有了这条路村民才能走出山野,展示自己的才华,施展自己技能,实现心中的梦想!也正是由这条路给家乡人带来了机遇和财富,给家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美好生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以后,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家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村村通水泥路,户户出入方便的号令下,大型建设机械日夜轰鸣进行作业,一条条平坦厚实的水泥沥青路瞬间展现眼前。村外公路四通八达,村中道路纵横交错。路通财通,大大小小的水泥路,把外界紧密连接起来,构成一张经济脉动巨网,既吸纳外面投资建设商业区,又外运销售家乡的农作物及土特产。特别能及时地把新鲜荔枝、龙眼、香蕉等优质水果输送乡外各地,收获天下财富。

这些康庄大道为家乡发展发挥

了巨大作用,亦把家乡装点得分外美丽。近几年,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随着三清三拆的逐步完善,家乡居住环境更加舒适,小洋房、别墅式农家院随处可见。路灯、花街、公园,这些原属于城市的名字也呈现村中。乡亲们也利用土地资源优势,栽番薯、种草莓、种瓜种豆、养花养树……吸引都市人下乡下休闲娱乐及农家乐亲子活动等,创收生态旅游的成果,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现在回乡下,小车可直开到老家门口。所以每周末只要有空都开车带孩子赶回去,就贪图村野的清新空气和恬静的田园风光。孩子特眷恋,常说讨厌城市的喧嚣和尘埃,可她忘记了曾因路途崎岖而反对回乡下。是的,现在市区与乡下是半小时生活圈了。过去的路由人一脚一脚踏出来,现今的路是机械短期内铺建出来。但无论如何,路这头与那头一直传递人们的幸福追求信号。

家乡的路,以崭新的面貌,承载着新时代农村经济的腾飞;赓续初心,带领乡亲们走进社会主义美满小康生活。

淡极是真境

■ 潘永辉

一个人的心可以简到什么程度?道家祖师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禅宗六祖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心,可以简到一念不生、一尘不染的“无心”境界。无心是心之玄境,玄之又玄,至空至灵。无心最难,人生能得“无心”,即见心之本来面目,古人谓之真心。真心是道,道妙无穷,得道之人,纯真空灵,以在世之形传出世之神,穿衣吃饭而可以不染丝毫寸粒。这是古人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一个人,从凡尘到无尘,从有心到无心,自然要经历许多故事,要体验许多情识,要突破许多迷疑,然后云烟散尽,风波平息,终归无心境界。悟透凡心纷纭、大智若愚的人,知道心之天机所在,是能够接受人生的从容无心境界的。

一个人的饮食滋味可以简到什么程度?苏轼有词云:“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东坡居士算是一个“吃货”,经历各种滋味而归于清欢,不再为吃而吃,而以简淡滋味传达人生境界。这还不算真正传神的简茶淡蔬,看看古代苦行寒僧的清贫饮食,可以体会他们对味觉的淡化到什么境界,味觉淡而真心显。所谓贫僧贫僧,以僧形之贫传心性之简,何其奥妙。人生经历的所有滋味终归无味。不信,你做一个梦,梦里吃遍各种美味,醒过来之后那梦里的美味何在?当然已化为“空味”“无味”。“黄粱美梦”“南柯一梦”说的不就是这个境界吗?一方水土,一方生民,如果其饮食能够浓淡相宜,出入自在,那就不仅仅是福报,还是慧境。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茂名年例和饮食风格的时评,里面有这些话:为了年例的长长久久,应努力提升

年例中“饮食文化”的精神境界……茂名人可否从家乡味道中品出大隐隐于“大味”,品出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清欢”,从而有利于体会并润色地方饮食文化精神。悟透味觉的人或文化,是能够接受饮食的淡味、无味境界的。

一个人的写诗作文可以简到什么程度?李白诗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青莲居士的诗歌,浪漫飞扬而情性干净。而情感冲动、心性浮泛之人,着意文采辞藻,谋形而难传神,因心性未得真神故。简淡而传神的作品,通常只与道禅修养较好的文士相关,他们不见得是刻意作文,主要是借文悟道,往往言极简味极淡而玄境极深,这不是一般文人能写得出来的。陶渊明、王维诗作多少有这样的神韵。尤其那些“世外高人”,其真心直露、返璞归真之作,迥异于常人。读这类作品,读的不是它的形,它的藻饰,而是它的神、它的言外之意。这当然不是今天诗歌界流行的口语诗口水诗所可比附的,后者粗俗无神,前者脱俗传神。譬如《五灯会元》等禅卷就记载有禅僧们的众多佳作,可惜因其洗尽华彩、不求闻达的特征,基本上被世俗的“文学史”所忽略。淡极少人迹,真心无人问,这也正常。悟透形神关系的人,言有尽而意无穷,于文采淡淡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人之一生,由童稚而成年而苍老,短促如小梦而又漫长如思念。人对世味的品尝,由淡而浓而后再淡,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总要有所自觉。人到一定年纪,悟一悟来处去处,淡处见真境,对为人处世、写诗作文、解黏去缚,还是挺有帮助的。淡非寡淡,淡中见富贵,这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当我们老了

■ 周语华

当我们老了,
岁月飘走远去,
如夕阳晚照,
日沉西山。
每天拾遗着——
残年风烛的身躯;
燃烧着——
孱弱生命的篝火;
打发着——
飘零而孤独的日子。

命运,已从繁忙的生活桎梏中
解脱;情感,变成了灰飞烟灭的
幻梦。
偶尔回顾,所走过的人生路,
几多叹息,几多唏嘘。

是的,人老了,

毕竟是自然规律。
该做的事情,
该还的缘孽,
都赋予历史舞台——
少年的童真,
青年的浪漫,
壮年的拼搏,以及
晚年的无所事事,
一概交给了人生。
人生一辈子,
活得不容易。
求的是平安,
过的是清福。
荣华富贵谁不想?
当身体某天轰然崩塌,
变成生命的雕塑,
羽化为人世的金字塔,
必然照亮另一方世界!

写给未来的文字

■ 何春林

某夜,在家里为找东西而翻箱倒柜的上蹿下跳着。

其间,发现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装在里面的一沓纸竟是我早年间的一些旧作。

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这人粗心大意,不擅长藏东西,常常藏着藏着就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这些旧作也经历过几次搬迁,曾经找过几次都没有找到,所以早就认定这些东西已弄丢了,没想到,现在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眼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可能,这说明我和文学的缘分未尽吧。

这些泛黄的纸张,有从报纸上剪下来自己的文章,也有修来改去字迹潦草的草稿……它们经历了二十余载岁月的洗礼,其中有些页面已被书虫啃得不是缺字就是失角,纸质干燥而僵硬,印证着时间的确在衰老着一切的事实。

我记性不大好。有时见着一些人明明是十分面善的,可就是想个半天也想不起他们的名字和在何时交集过。所以,这些在十几岁时写的文章,内容其实早已忘掉,现在读着就如同读着陌生人的文字一样陌生。

小心翼翼地翻看着这些纸张,随着阅读的深入,封闭记忆二十余载的尘埃尽被拂开,当初的自己仿佛穿过时间洪流于字里行间走了出来,我看着他“鲜衣怒马少年时,一日看尽长安花”,他看着我的“千帆过尽,已然沉寂”。忽然,眉眼青稚的他对我招了招手:你来,跟我回到以前……

一九九四年,岁末。二十个懵懂少年穿着一身崭新的绿军装,背着由军绿色棉被捆扎成方形的行军背包,蓬松的背包被绳子三横两竖扎的整沟纵横。他们怀着对武警部队的憧憬,踏上了离开家乡的列车。

心里暗暗欣喜雀跃的我,也是这二十个人当中的一员。

到了部队的第一天,营地上方空气常常夹杂着一种奇特的气味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才知道那是炊事班在做饭时煤块燃烧所散发出的气味。那一块块黑到墨色,形状各异的天然煤块,是打小就一直生活在粤西乡下的我从未见过的。这也成了部队在我记忆中的味道。

当然,还有那嘹亮的军号,操场上整齐划一在训练的队列,单双杠上如猿猴般灵活的战士,所有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军旅生涯,也就在我对周围的好奇探索中悄然展开了。

驻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三年的部队生活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且十分宝贵。那个时候,出门在外,妈妈不再在身边溺爱,我便开始要学习洗衣服、叠被子、缝补衣服等等一些生活技能了,于是就会学了独立,也从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中学会了吃苦,还学会了服从、忍耐、坚强……

更是从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口中,知晓了一些逸闻趣事以及天南地北每个地方的人的不同生活习俗,使我学习到了可能书本上都没有的知识。

我会写点东西也是从部队学

会的。记得当兵的第三个年头,我报名参加支队的新闻报道写作培训班,当上了一名基层通讯员。平时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身边涌现的先进事迹和好人好事,如果审核通过,就交由播音员通过高音喇叭广播。广播的时间段一般是饭前饭后,支队一千多名官兵全都是听众。当每次听到自己写的报道时,我都会激动万分、欣喜若狂,也有一些骄傲。

播出的次数越多,得到身边战友们的肯定和鼓励也就越多,更让我越来越喜欢上了写作。后来还开始尝试涉足最喜欢的散文领域,不过,由于学历低、文化底子薄,写作总觉得艰难。生字不会写还好解决,一般我会预留出空格,等到写完整篇后再查字典补上。难的是标题、正文和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内容,要想写好真的很难。于是一到周末请假上街,我就会一头扎进市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营养。省吃俭用的钱也花在了购买书籍上,这些新华书店购买的各种书籍后来退伍时便捐献给了中队的阅览室。

如此经过一番恶补,文学素养有一定的提升,写了几篇文章均在报刊发表了。可惜的是,取得这样的成绩仅是昙花一现而已,未能继续就此发展下去。这是因为退伍回家后在喧嚣扰攘中,很快地就从文学上移情别恋了。

记忆中,那些好玩的事物层出不穷的逐渐面世,年轻人的日子也不再枯燥单调,有越来越多节目可以打发时光了。而我,一有空不是听VCD就是看DVD,卡拉OK房也常令我流连忘返,高城的什么溜冰场、网吧、酒吧,还有平江的沙滩夜市……我更是用脚后跟全都碾来碾去了,至此,文学于我来说是既不读也不写的状态,在很长很长的日子里再无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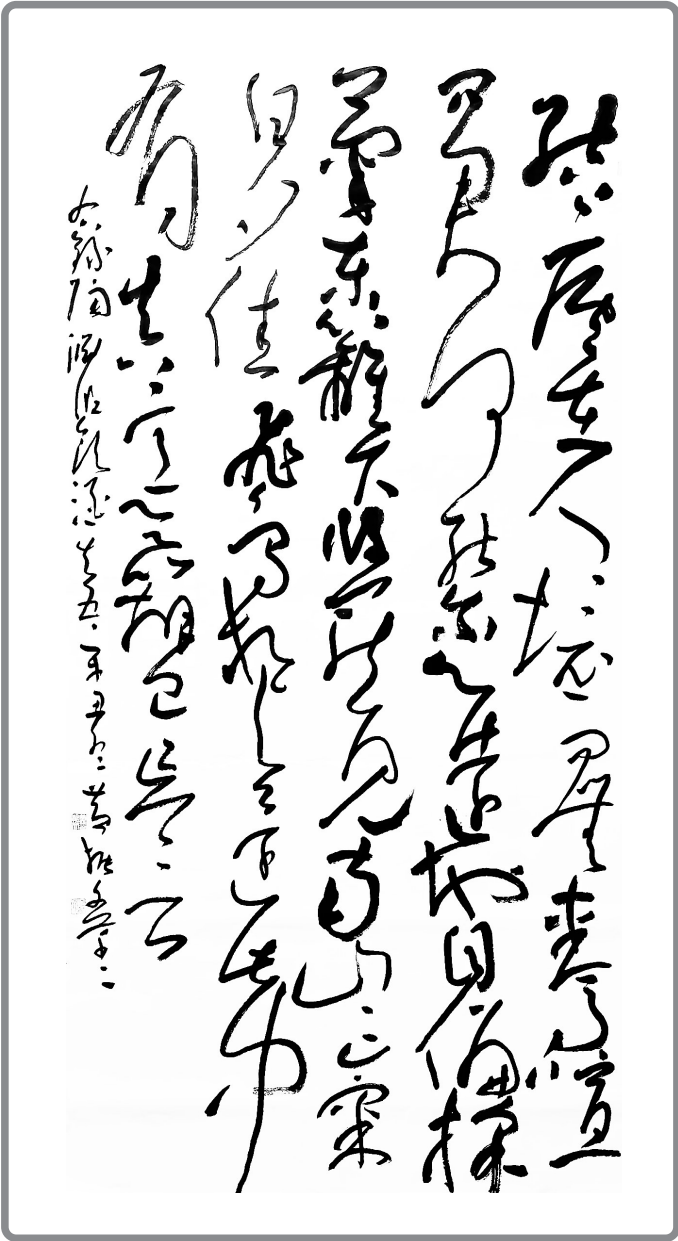
多年以后的今天,心境和当时已截然不同,如今已经不再把写作用来满足虚荣或其它的功利心理,所以回看这些旧作时,反而认为写得不好倒不是十分重要,倒觉得把那个年代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感悟记载下来就是这些文字的最大功能了。

瞧:《笔友阿丽》记录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交友方式;《叶落无声》则讲述了战友之情,看到写着老兵退伍大家哭着道别的场景时,不由感叹那时候的人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纯真;《童年》所写既反映了当时医疗落后、社会治安差和法律的不完善,同时也佐证着今天人们在党坚强领导下拥有的所有幸福……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知道自己于写作而言可能也不会取得太大的成就。如此正确认识自己,摆正了位置,突然领悟写作其实也很简单。

想到这,似乎茅塞顿开,我将那番记载着自己青春的纸轻轻擦好,重新放回文件袋里。心里暗想,以后,我一定要把尽管平淡如水的生活写下来,喜怒哀乐写下来,春夏秋冬写下来,把自己的一切都写下来,因为我想写给将来记性会更差的我来看。

当我老了的时候,现在的我依旧会于字里行间走出来,告诉他:我一直与文字同在!



书法 黄振文 作

给自己体检(五章)

■ 蔡旭

巴里安上了麦克风。

在家听电话,整个客厅会嗡嗡回响。

在公交车打手机,一座车厢布满了惊诧的眼睛。

如果中午有电话来访,我就得躲到书房里去。

只有那些书,不怕打搅难得的午睡。

也许我说话的声音确实很大,那是怕别人听不见。

接电话时,我也会喊: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

妻子说,那是你的耳朵有问题了。

难道我也与一些人一样——

自己有什么毛病,就以为别人有什么生病?

也要退休的牙齿

同退休的年龄相匹配,一些牙齿也嚷嚷要退休了。

面对现实漏洞越来越大,回忆历史常常唉声叹气。

碰到重力劳动就畏缩不前,即使休息时也隐隐喊痛。

一再修补已无济于事,眼看濒临全线崩溃。

都说不是病,痛起来就要命。

——一句普通话,像感冒一

打了折扣的眼睛

上学的时候,眼睛还很单纯。

出到社会,眼睛就打八折了。

又过了几十年,现在只能打五折或四折。

眼睛越来越不值钱了,眼镜越来越值钱。

外面的世界,令人眼花缭乱。

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纷纭的色彩不再黑白分明。

到处布满规则或潜规则,有时又太刺眼,得戴墨镜。

一双400度的近视眼,甚能看得透?

难道要配上800度的镜片?

只有回到家中的书房,才会变得简单。

看书、读报、写作,我都卸下眼镜。

恢复我的本来面目,恢复我的认知功能。

那些文字,更值得亲近。

不过一打开电视,还得把眼镜戴上。

因为看的是,外面的世界。

从嘴巴到耳朵

都说我讲话的声音太大,嘴

连。

一口热汤入嘴,忍不住清水长流,任一包纸巾也遮不住一脸的尴尬。

一下子减去60岁,由老朽回归为幼童。

医生说,这叫过敏性鼻炎。

从小孩到老人,都会发生。不会传染,却有遗传。

不过这是常见病,无法根治。

我也不去治。

一颗心还是好的

这具残缺的身躯中,还好,一颗心是好的。

不是指心脏。心脏不一定很好,但心一定好。

善良还在,正直还在,平常心还在。

还有悲悯,还懂宽容,还知感恩与热爱。

还会分辨,还能容忍。当然,是可忍孰不可忍时,也能火冒三丈。

不过,这也许可算心好的反面证明。

还需要什么呢?

即使身上的零件再残缺,只要一颗心还好,就好。

就仍然算是一个——健康的人。